

从句末“嘛”“呗”看反意外的多声性^{*}

——兼议交互主观性理论的精细化

陈 禹

提要 句末“嘛”“呗”的意义辨析相当困难。两者意义有类似之处,但语感差别明显。目前两者各自的释义方案都不易理解,有些方案甚至互相解释也完全说得通。验证“嘛”“呗”的区别性特征需要有分辨度的对比角度与有统摄力的理论框架。利用构式竞争框架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嘛”在评价类、定性类与反诘类等语境下无法替换成“呗”;“呗”在自行抢答类、必然结论类与轻率敷衍类等语境下无法替换成“嘛”。多声性学说有助于统一把握两者发生直接对立的区别性特征,其交锋的界面在于如何对待多声性:“嘛”肯定多声性,而“呗”否定多声性。根据共现测试与追补测试,我们验证出“嘛”“呗”之间的竞争实质是反意外语气在多声性维度上的分工。两者之所以能够统一于反意外语气,是因为“嘛”“呗”都是依靠反意外的关键特征,通过不同语用策略,最终获取互动交际中的话语权力。以多声性为代表的交互主观性理论学说针对汉语语法具体问题的精细化努力值得借鉴。

关键词 “嘛”;“呗”;反意外;多声性;交互主观性

一 引言

现代汉语句末语气词“嘛”和“呗”都有“显而易见”的意义。例如^①:

(1)很简单,我生下来他才开始做父亲嘛!

(2)那有什么不容易的,就随便说呗。

例句中的“简单”“容易”都在“嘛”“呗”小句的高层,意指“嘛”“呗”小句传递的信息是可以轻松获得的。而且如果把“简单”“容易”换成“复杂”“困难”,则跟“嘛”“呗”小句的语气发生抵触。显而易见是两词的共性,即使例(1)(2)中的“嘛”“呗”互换,显而易见的意思依然保留,句子也依然成立。只是互换后语气上存在微妙的差异,以至于在部分例句中,句末表显而易见的“嘛”“呗”互换后,句子反而不成立了。例如:

作者简介:陈禹,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法学、语用学,电邮:hkchenyu@hust.edu.cn。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反意外标记的语用功能及其演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CYY029)的阶段性成果。曾在“第四届语言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口头报告,有幸得到李湘、鲁莹、王新等老师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的精彩点评与建议,在此一并致敬。文中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① 全文所论皆为用作句末语气词的“嘛”“呗”。若无特别说明,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3) 汉字丰富多彩, 形形色色, 这才没有单调的感觉嘛(/ * 呗)。

(4) 我们那时候还干什么呀? 我们出去也不偷, 也不抢, 就出去玩玩呗(/ * 嘛)!

“嘛”“呗”的语气各有细腻之处, 学界对此展开过一系列精彩的讨论。屈承熹(2006: 118) 指出“嘛”的基本功能是表示事实、保证、劝告^②; 语用上具有执著功能, 意思是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接受。以上论断影响很大, 而且贴合语感, 但观察语料可知, “呗”也有表示事实、保证、劝告的功能, 在这个层面上, 此三者并非“嘛”的区别性特征; 执著说很有洞见, 因为“呗”似乎无明显要让听话人接受之意。徐晶凝(2007) 认为“呗”的语用功能其实是述唯弃责, 意为不管听话人接受与否, 所言是唯一可能性。述唯弃责说触及非常细腻精妙的语感, 是展现“呗”区别性特征非常重要的尝试; 无所谓听话人的认同, 区别于“嘛”所暗示的听话人应当接受(徐晶凝 2008: 177)。只不过, 唯一可能性为什么导致无所谓听话人的认同? 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阐释。而且“呗”的唯一可能性是在哪个层面上? 比如例(2)与例(4), 何处唯一可能并不容易判断。强星娜(2008) 探索“嘛”情绪方面的特点, 指出“嘛”附带不满的情绪。郭红(2012) 总结为“嘛”侧重说理, “呗”侧重道情。赵春利、石定栩(2015) 具体给出“呗”的情感特点: 不作为不在乎、不能为无奈何、不屑为不耐烦、不难为不满意。赵春利、杨才英(2016) 也将“嘛”的情感特点细分为四类: 气愤不满意型、急躁不耐烦型、撒娇不遵从型、无谓不在乎型。情感分类框架囊括了两词的绝大部分用例, 不过我们依然希望追问: 其中有共通性的几类情感处于哪个场域? 呈对立关系的几类情感又交锋于哪个界面?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具有一定统摄力的理论框架。崔希亮(2019)、王咸慧(2021) 尝试运用信息结构的理论框架对句末“嘛”加以统摄, 崔文采用的是主位—述位框架, 而王文则是前景—背景框架。信息结构框架的解释力很强, 但较为棘手的是, 两框架的分析对“呗”也完全适用。更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仍有继续寻求的必要。

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无疑大大加深我们对“嘛”“呗”的理解。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 明确两者的区别性特征, 一方面采用可操作性高的对比手段, 验证两词截然分开的特征界面; 另一方面运用合适的理论框架, 定位区别性特征所共享的统一场域。

二 “嘛”“呗”的区别性特征: 多声性

构式竞争方法是合适的对比手段。此法不仅可以有效辨析同形异义的构式/词项(陈禹 2018b), 而且对异形近义的构式/词项有更强的区分能力(陈禹 2021b; 陈禹、陈晨 2022)。简而言之, 构式竞争方法是在真实语料中观测对比项目的可替换情况。可替换的语料必须语法上不违背, 语义上不违和。然而可替换语料在实操中一般作为剩余处理, 不可替换语料才是重点。具体来说, 我们先要找出形义方面强制不可互换的语例, 再将这些语例分组, 归纳出这些组所体现的区别性语境, 最后提取对比项目各自区别性语境的核心要素, 凝练出截然对立的特征, 从而准确切割出区别性特征的交锋界面。因此, 构式竞争方法很适合二元近似构式/词项之间的形义描写。

2.1 句末“嘛”不可替换成“呗”的情况

我们随机抽样考察了 CCL 语料库中 1000 例句末“嘛”的用例, 不考虑与“呗”关系较远的

^② 表事实是指“他去北京了嘛”这种情况, 表保证是指“他肯定要去北京嘛”的情况, 表劝告是指“他可以去北京嘛”的情况。

话题标记“嘛”与话语标记之中的“嘛”^③。我们找出 848 例不可把“嘛”替换成“呗”的例句,除去过于特殊的语境之外,这些不可替换类按照语例数最多的是评价类、定性类与反诘类,分别占比 21.46%、18.63%与 11.44%。我们先依次考察这些不可替换类。

(一)评价类

评价类指的是“嘛”所在小句的作用纯粹就是评价,表达说话人的态度与情绪。例如:

(5)打量了一阵,觉得毫无异常之处,便说:“你身体很健康嘛(/ * 呗)!”

(6)你们自己回头看一看,像什么话嘛(/ * 呗)!

例(5)是积极评价,例(6)是消极评价,但句末“嘛”都不能换作“呗”。评价类多反映说话人的主观性,“嘛”强化这种主观性,但“呗”在这个意义上与之违和。

(二)定性类

定性类一般是判断句或命名句,指的是对事物的性质做出论断或者给出名称。例如:

(7)串通起来搞些古古怪怪的动作,纯粹是玩小孩子游戏嘛(/ * 呗)!

(8)正因为不足守,所以应当进攻,这叫作以战为守嘛(/ * 呗)!

例(7)是判断句,例(8)是命名句,两者都对前句所指事物加以定性。定性类重在给出新知,说话人的定性不能与已知信息相同。“嘛”符合这种信息要求,“呗”无法满足。

(三)反诘类

反诘类是对于对方或者上下文某处进行反对驳斥,说话人不同意此观点或行为。例如:

(9)你开头讲得蛮不错,说出了心里的话,但是请不要跟我谈什么主义嘛(/ * 呗)。

(10)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我很喜欢,若说不喜欢岂不是没有良心嘛(/ * 呗)。

例(9)用祈使句反对对方观点,例(10)用陈述句驳斥假设的观点。反诘类具有辩论特点,显示不同立场之间存在的对立。“嘛”能够顺应这种对立,“呗”难以顺应。

2.2 句末“呗”不可替换成“嘛”的情况

再看“呗”的情况。穷尽考察 CCL 语料库中 775 条“呗”的用例,我们发现其中仅 71 例不可替换成“嘛”。不可替换的“呗”用例,最多的类型是自行抢答类(占比 26.8%)、必然结论类(占比 19.7%)与轻率敷衍类(占比 18.3%)。以下是代表语例与要点说明。

(一)自行抢答类

自行抢答类是说话人提出问题,自己马上回答,表明无须思索,不容怀疑。例如:

(11)结果呢,幸福就这样从身边溜走了。怨谁? 只能怨自己呗(/ * 嘛)!

(12)他们一个一个地把钱花光了,怎么办? 回来找大嫂呗(/ * 嘛)。

例(11)自问自答事件的责任人,归咎的过程对说话人而言是不假思索的。例(12)自问自答未来行为的推断,说话人做出的预测确凿无疑。“呗”换成“嘛”后不成立。

(二)必然结论类

必然结论类指的是充分条件或既成事实的直接结论,强调结论是必然的。例如:

(13)都是自己弟兄,只要丁哥不反对就一块儿干呗(/ * 嘛)。

(14)耀文的好奇心被“逗”上来了:“既然来了,我也试试呗(/ * 嘛)。”

例(13)“只要”标识充分条件,例(14)“既然”标识既成事实。因为铺垫信息非常过硬,由此

^③“嘛”的话题标记用法比如“小孩子嘛,锻炼锻炼有好处”,参见强星娜(2010)、崔希亮(2019)。话语标记之中的“嘛”比如郑娟曼(2018)提到的“我说嘛”。

带来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呗”彰显充足理由,“嘛”不支持这种用法。

(三)轻率敷衍类

轻率敷衍类是对当前信息或行为的小看与轻视,突出说话人的不以为意。例如:

(15)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 * 嘛)。

(16)他还真没想那么多,就嘿嘿笑道:“还能咋样,也这么凑合着过呗(/ * 嘛)。”

例(15)是说话人对已然存在的状态,传达出轻率的态度。例(16)是对当下或未来的行动,表达敷衍的口吻。“呗”小句这种不放心上、不屑一顾的情感,“嘛”不能替代。

2.3 交锋的界面是多声性

综合考察以上不可替换的类型^④,我们认为屈承熹(2006:118)的执著说和徐晶凝(2007)的述唯弃责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嘛”所在小句无论是评价,还是定性,抑或是反诘,都可视为说话人主观性的彰显,是某种意义上的坚持己见。既然是坚持己见,肯定是自己完全认同的观点,而且说话人也希望说服有不同意见的人。反观“呗”,必然结论类正好对应“述唯”,结论就是唯一的可能;轻率敷衍类对应“弃责”,不在乎对方的认同与否;自行抢答类既含“述唯”的因素,又含“弃责”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把握两者貌似各自为政、实则关系密切的区别性特征。我们认为,多声性学说能有力回应此关键问题。

袁毓林(2021)将巴赫金诗学中的多声性(polyphony)学说引入汉语语义学研究。在诗学中,多声性是一种音乐的隐喻,用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色,是指小说结构不同成分之间存在的某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反映的对位与对立,如同音乐里不同的声音唱着同一个题目,区别于同声齐唱的独白,展现出不相容的意识,多线索的主题,乃至尖锐的社会矛盾(巴赫金 1988:2、12—13)。袁毓林(2021)认为用“假装”句进行复杂评价或复杂言语行为时,多种争论、辩护、斗争、交锋的声音相互较量,带来的歧异解读反映语言的多声性效应。借助多声性的理论框架,杨刚、匡鹏飞(2022),鞠晨、袁毓林(2022),袁毓林(2023)解释了“所谓”一词的语义演化机制,外交问句中的语义推理机制,以及副词“并”的语义功能形成机制。从已有成果上看,在话语中显示多声性、利用多声性是主要的观察角度,但就说话人而言,如果真实世界中的多种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对待这种多声性也应该是重要关注点。针对多声性的不同对待,以及由此产生的语用后果,给予区分“嘛”“呗”一个崭新思路。

句末“嘛”区别于“呗”的独有分布都是对多声性的肯定。所谓对多声性的肯定指的是,说话人知道、承认,或者预计存在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嘛”的作用就在于,即使这种不同的观点是存在的,说话人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如果说话人使用的“嘛”所在小句,其外层有母句“我……觉得”“我……认为”,“嘛”不可替换为“呗”。例如:

(17)有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青春,可是我总觉得这有失必有得嘛(/ * 呗)!

(18)我认为这也是在为社会做好事,净化社会风气嘛(/ * 呗)!

因为“我……觉得”“我……认为”预设了说话人的观点只是众多观点之中的一个,而这一观点为说话人所认可。说话人意识到多声性,并已参与到观点的论辩之中。一个更为强有力的证据是,本来可以与“呗”替换的“嘛”小句,如果增补母句“我……觉得”“我……认为”之后,

^④匿名审稿专家指出例(11)一(14)都可以换成“嘛”,只是情态意义有别。另一位审稿专家指出南方方言区用“嘛”有更多的互动情景,而“呗”更多地用于应答句,用于解释场景。对于以上观点我们持保留意见,但均可备一说。

“嘛”的使用依然成立,“呗”就不再成立了。例如:

(19)我们全家都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拿不拿名次是次要的,重在参与嘛(/呗)。

我们全家都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拿不拿名次是次要的,我觉得重在参与嘛(/*呗)。

(20)生产独一无二的产品,扩大生产规模。没有钱,担点风险借嘛(/呗)。

生产独一无二的产品,扩大生产规模。我认为没有钱,担点风险借嘛(/*呗)。

例(19)(20)前句最末小句既可以解读为说话人意识到多声性,也可以解读为没有意识到多声性,所以后接“嘛”“呗”两者皆可。但当增补出“我……觉得”“我……认为”,标志说话人意识到多声性,小句只能允准“嘛”,而不能是“呗”。

可推知,句末“呗”相对于“嘛”直接对立的要点是“呗”否定多声性:说话人尚未知晓、选择无视,或者想不出其他观点的存在。我们分别从陈述句和祈使句两种句类进行验证测试。陈述句中“呗”小句可追补“没别的”,此时,原本可以替换“嘛”的句子不再能替换。例如:

(21)a.说是什么感恩日,其实不过是找个借口让大家聚聚,吃吃喝喝玩玩,联络沟通一下感情。外企老板常用的手法,笼络人心呗(/嘛)。

b.说是什么感恩日,其实不过是找个借口让大家聚聚,吃吃喝喝玩玩,联络沟通一下感情。外企老板常用的手法,笼络人心呗(/*嘛),没别的。

(22)a.“为啥突然不想去了呢?”秀秀从地下站起来,使劲一跺脚,说:“啥也不为,就是不想去了呗(/嘛)!”

b.“为啥突然不想去了呢?”秀秀从地下站起来,使劲一跺脚,说:“啥也不为,就是不想去了呗(/*嘛),没别的!”

追补“没别的”,意味着之前的陈述无须其他补充,足以概括全貌。语义上“没别的”拒斥多声性的存在,跟包容多声性的“嘛”相冲突。祈使句中,“呗”可以前接“得了”与之连用,而连用之后,“呗”再也不能替换成“嘛”。例如:

(23)a.由此看来,我们还是少用电吹风机,让头发自然风干呗(/嘛)。

b.由此看来,我们还是少用电吹风机,让头发自然风干得了呗(/*嘛)。

(24)a.我是天生的不会吵架。怎么个吵法儿,你有空儿教教我呗(/嘛)。

b.我是天生的不会吵架。怎么个吵法儿,你有空儿教教我得了呗(/*嘛)。

管志斌(2012)认为“得了”具有随意和建议两层意思。山雨禾、赵春利(2021)进一步拓展为当机立断、避繁就简、敷衍了事、无能为力四种感情意向,其中干脆与果决的语用倾向是其共性。为什么“得了”显得随意?这是由于“得了”排除了听话人可能的提议,从而产生的非礼貌效应。为什么又显得“干脆”?因为根本没有考虑其他观点,仅剩唯一选项,势必简单利落。为什么还显得果决?因为只认识到这一种选项,说话人通过显示自己毫不犹豫,暗示听话人也无须犹豫。既然只能这样,横下一条心执行即可。所以在祈使类言语行为层面,“得了”也是对多声性的否定,“呗”与之相顺应,“嘛”则格格不入。

小结一下,我们认为多声性对于“嘛”“呗”的区别作用至关重要,多声性是两者区别性特征针锋相对的界面。肯定多声性使用“嘛”,否定多声性则使用“呗”。把多声性看作交锋界面,不仅可以囊括执著说与述唯弃责说的要义,还可以将看似纷繁零散的功能细节整合到一起。观察语料可以得知,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嘛”是不能替换成“呗”的,而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呗”却可以替换成“嘛”,那么这巨大的差异又说明什么问题?

三 “嘛”“呗”语气的共享场域：反意外

根据已标注语料中的数据，“嘛”与“呗”的互换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如表 1 所示：

表 1 “嘛”“呗”互换能力统计

	可互换		不可互换		总计	
嘛	152	15.2%	848	84.8%	1000	100%
呗	704	90.8%	71	9.2%	775	100%

从显示的统计结果来看，“嘛”不太容易替换为“呗”，而“呗”极其容易替换成“嘛”。据此推断，相较于“嘛”，“呗”的限制条件更为严格。限制条件的严格或宽松依然可溯因为多声性——实际交际中存在的多种争论、辩护、斗争、交锋的声音是非常易于捕捉与察觉的：肯定多声性是默认的，不费力的，无标记的；相对而言，否定多声性是建构的，费力的，有标记的。Haspelmath(2021)指出有标记—无标记的语法对称性本质上是使用频率造成的可预测性差异，频率高的可预测性强，语法形式趋短，形成无标记编码。引申到语用标记，同样是频率高的可预测性强，但无标记编码更多显示为语域广谱性，即适用于更广的语域。

“嘛”“呗”标记性差异跟使用频率的观测结果保持一致。“嘛”“呗”句末主要分布区间，即句号、感叹号^⑤之前的语例数，在 CCL 语料库中前者是后者的约 9.77 倍(7574:775)；在 BCC 语料库中前者是后者的约 10.29 倍(70765:6877)；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虽规模较小，但“嘛”也是“呗”的 9.01 倍(1072:119)。即使考虑误差，两者用例也足谓悬殊。“嘛”使用频率高从侧面支持“嘛”更可预测，而观点上存在不同声音，并且我们对其回应与处理更符合认知习惯。“呗”需要屏蔽多声性，既要拒斥异议，又得坚定信念，这都非常困难，在预测性上远低于“嘛”是理所当然。

“嘛”适用的语域更具广谱性。语域(register)三分来自于 Gregory(1967)，他清晰明确地区分出语场(field)、语式(mode)、语旨(tenor)，作为语域的三大组成部分。其中，语场关乎交际目的，常见划分如专业用语、通用语；语式关乎交际媒介，口语、书面语之别隶属此类；语旨关乎交际对象，即交际双方的地位高低，关系远近。“嘛”“呗”在语场和语式上基本一致，仅适用于通用语与口语。但在语旨方面，“嘛”却展现出明显优势。换言之，“嘛”比“呗”受到交际地位因素的影响较小，适用范围更广。例如(符号“#”表示语用不适，表示用语不得体、不恰当)：

(25)要让他们大胆地去闯、大胆地去干。我们在探索过程中、实践中，不可能一下就完善。

闯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嘛(/# 呗)。(《中国之声·李克强与老同志回忆深圳过去 共谋未来发展》)

(26)吴王刘濞联合另外六个王国以“清君侧”为名以想推翻汉景帝，自己来当皇帝，结果怎么样呢，不得人心，一败涂地嘛(/# 呗)。(《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

上两例分别是领导发言和公开讲座，说话人的地位明显更高，由于是面向众多听话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际距离较日常对话更远。只要说话人不是刻意模仿日常对话片段，在交际地位为高、交际距离为远的语旨参数下，只有“嘛”是得体的，“呗”不得体。再看交际地位为低、交际距离为近的语旨参数。例如：

^⑤“嘛”疑问句用法跟“呗”不构成竞争关系，反而跟“吗”较为相似，故不统计。

(27)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 呗)。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老舍《茶馆》)

(28)让我摇,让我摇嘛(/# 呗)。

我要去,我要去嘛(/# 呗)。(转引自徐晶凝 2008:183)

例(27)是显著的低地位交际,因为秦仲义是王利发所开茶馆的房东,王利发对他是奉承讨好的。例(28)是显著的亲近交际,小孩子或者亲密伴侣间在语言上的撒娇。两例的“嘛”换成“呗”之后都招致语用不适。按逻辑而言,还存在地位高+距离近、地位低+距离远以及地位距离难定等其他情况,但在我们掌握的语料当中未发现明显倾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嘛”可以适应以上两种“呗”无法适应的语域,“嘛”的语域适应性更广^⑥。这意味着,在使用频率和适用语域两个方面,“嘛”都比“呗”更容易激活,“嘛”是更为默认的无标记成分。然而,毕竟有超过九成的“呗”可以替换成“嘛”,不可替换的“呗”也在语义上与“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嘛”“呗”两者的功能是否共有包容其对立的直接上位?换句话说,两者的竞争与对立,所处的场域究竟在何处?

王珏(2020)构建出现代汉语一套语气系统^⑦,把“嘛”“呗”放入陈述/祈使+肯定语气之中。这些语气作为两者的相关上位概念固然没错,但陈述/祈使+肯定语气中还包括成员“来着”“似的”等与“嘛”“呗”功能相去甚远的成员。因此陈述/祈使+肯定语气并不是紧密贴合“嘛”“呗”功能的直接上位概念。史金生(2011:154)运用正反关键词发现“嘛”跟“反正”可以共现,无法与“竟然”共现,用以上两副词测试“呗”的共现情况也是如此。例如:

(29)反正(/* 竟然)你也不要小孩子嘛。

(30)开始用的是废矿井,后来也挖掘新的,反正(/* 竟然)都是防三体人掘墓呗。

“竟然”是表达意外之义最典型的副词之一(强星娜 2017),而“反正”是表达反意外意义最典型的副词之一(陈禹 2023)。能与反意外义共现而不能与意外义共现,这提示我们“嘛”“呗”跟反意外语气更为接近,极有可能是反意外标记,不妨运用追补测试法来进行判断:在陈述句中,如果对象成分所在句末可以追补“这毫不意外”,且不能追补“这太意外了”,同时删除对象成分与句中其他相通语气成分之后,以上两个成分又都皆可进行追补,那么对象成分即可判定为反意外标记(陈禹 2018a)。例如:

(31)人家说来就来嘛(,这毫不意外/*,这太意外了)。

人家说来就来(,这毫不意外/,这太意外了)。

(32)欧洲的情况不景气呗(,这毫不意外/*,这太意外了)。

欧洲的情况不景气(,这毫不意外/,这太意外了)。

由于“嘛”“呗”拥有大量祈使句用例,而陈述句的测试成分不再奏效,我们把用于验证反意

^⑥鲁莹老师质疑为什么两种矛盾的交际地位能够统一于“嘛”。此处试图证明的是“嘛”受到交际地位因素的影响较小,甚至可以看作这两种交际地位之于“嘛”是无关因素,反观“呗”则明显受交际地位因素的影响。交际地位是语旨方面的主要内容,所以得出结论“嘛”在语旨上的适用范围更广。

^⑦原文称作“口气”,本文不区分语气与口气。该系统判定“嘛”“呗”具有感叹语气用法,我们持保留意见。

外的追补成分换作“不就行了”“难道不行?”^⑧。在祈使句中,如果对象成分所在句末可以追补“不就行了”,且不能追补“难道不行?”,同时删除对象成分及其相通成分之后又都可追补,则对象成分也可以判定为反意外标记。例如:

(33)a.我有啥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你们回来好商好量嘛(,不就行了/*,难道不行?)!

b.我有啥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你们回来好商好量(,不就行了/,难道不行?)!

(34)a.一个做衣服的跑法国学什么学啊,回家买台缝纫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不就行了/*,难道不行?)!

b.一个做衣服的跑法国学什么学啊,回家买台缝纫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就行了/,难道不行?)!

无论在陈述句还是在祈使句,“嘛”“呗”都应视作反意外标记,表达反意外语气。从内涵而言,反意外是意外的逆反,即在说话人意料之中,或者打消听话人意料之外的话语范畴(陈禹 2018a),“嘛”的坚持己见、寻求认同,“呗”无视其他人的看法、给出唯一的可能,都表明所言信息不仅是在说话人意料之中,并且明显表现出打消听话人意外的意图。从外延而言,“嘛”“呗”与典型的反意外语用标记同现用例很多,前后语气和谐一致,除上文提及的“反正”“不就 X 了”,还有“还不是”“只不过”“当然”等。例如:

(35)我还不是牺牲自己在维护你的形象嘛!

(36)我不告诉你我去,还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呗。

(37)这只不过是从小善如流嘛。

(38)他们只不过都是赶来这儿开开眼界的乡巴佬呗。

(39)你当然要学跳舞才行嘛。

(40)蒋寒仰面躺回到床上,枕着双臂:“当然是为了案子呗。”

综上所述,“嘛”“呗”的互换能力差异在于无标记和有标记的对立,此对立可从使用频率和语域宽窄得以证明。标记对立的上位概念是反意外,即“嘛”“呗”都传达反意外语气,在反意外语气的场域中,两者展开分工竞争。追补测试与内涵外延都展现出“嘛”“呗”完全符合反意外标记的要求,可视为两例功能和分布相似的反意外标记^⑨。但结合上一节讨论的内容,“嘛”肯定多声性,“呗”否定多声性,为什么两者对待多声性正好相反,却都能做到对意外的逆反?“嘛”“呗”反意外殊途同归的理据是什么?

四 “嘛”“呗”竞争视阈下交互主观性的精细化

根据前两节的讨论,我们把“嘛”“呗”对立统一的竞争格局大致描述为下图所示(阴影处代表可替换部分):

^⑧陈禹(2021a)论证“不就 X 了”在建议与提议中凸显反意外语气。陈振宇、杜克华(2015)发现偏向性疑问极易导致意外语气,造成一系列语用后果。“难道”强化反问的功能更是意外语气的叠加。

^⑨显而易见也是反意外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陈禹 202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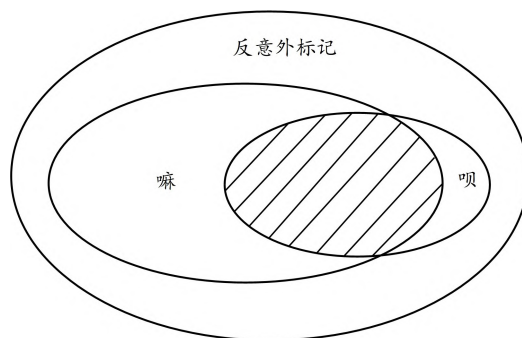


图1 “嘛”“呗”的竞争格局示意图

“嘛”肯定多声性，而“呗”否定多声性，但都是反意外标记的下位成员。最重要的原因是，肯定或否定多声性只是策略，用意是获取交际中的威权性(entitlement)。所谓威权性是在各种语言的表达层面，通过宣示对于经验和消息的所有权，从而获得话语权力，又名权威性、可挑战性、信息领地等(唐正大 2019)。简言之，威权性可以理解为交际中哪一方所言最有力。“嘛”“呗”都是说话人希望自己所言在当前讨论问题(question under discussion, QUD)上具备威权性^⑩，只是在实现方式上“嘛”是从承认多声性的角度出发，而“呗”是从否定多声性的角度出发。“嘛”接受观点之间的对峙交锋是客观存在的，采取“对话立场”，承认当前讨论问题的“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巴赫金 1988:103)，说话人在权衡利弊之后，所给出的观点和提议不仅是其充分认可的，而且是胸有成竹的，或完全贯彻其意志的，由肯定多声性造成的反意外突出的是反意外“准备充分”的特征(陈禹 2021c)，通过反意外语气传递出在考虑了各种观点的前提下，任何意外是不宜接受的；在此条件下，当前讨论问题由说话人说了算。“呗”则是拒斥其他观点的应然性，也就是在说话人可以设想的可能世界，当前讨论问题的结果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是不假思索的，也就等于把意外看作荒谬。这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姿态，化用巴赫金的术语而言，就是以一种“已完成性和有定论性”的姿态，所以这里的反意外格外凸显的是“已知信息”这一特征。实质上在此情况下，已经取消了对话的必要，拥有威权性的是这个已完成、有定论的论断本身。换句话说，“嘛”是做足准备后，认为可以意外，但没有必要，以认识状态上的优势获得威权性；“呗”屏蔽了对话性，认为意外荒谬，完全不应该存在，以专注且强烈的信念获得威权性。可以借助语用含义对照法支持以上假设，即对可以替换“嘛”“呗”的句子，比较分别使用“嘛”“呗”的言外之意。例如(前句是原句，后句为替换句，箭头后表示下划线小句的语用含义)：

- (41)a. 革命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尹小跳从来也没想过的问题，革命就是为了革命嘛。
 →这个目的是最理所应当的。
 b. 革命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尹小跳从来也没想过的问题，革命就是为了革命呗。
 →有其他目的是不应该的。

^⑩王新老师提出认识状态是否与威权性有关。我们认为，认识状态可以用来宣示或者表征威权性，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然而在本质上威权性是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而认识状态是知识关系，并不能混为一谈。

(42)a.也许人家的批评是一种提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你最好不要把批评当成耳旁风。

b.也许人家的批评是一种提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呗。

→你只要如此对待批评就够了。

(43)a.“你说,布勃卡能一破再破世界纪录的秘密在哪?”“高额奖金刺激的呗!”

→没有其他秘密,全是因为高额奖金。

b.“你说,布勃卡能一破再破世界纪录的秘密在哪?”“高额奖金刺激的嘛!”

→即使有其他秘密,高额奖金也是主要原因。

(44)a.咱们也得跟上形势了,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呗。

→要尽量出力,这是义务。

b.咱们也得跟上形势了,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嘛。

→要量力而行,不用勉强。

由以上对照可知,“嘛”是注意到其他交互主体对于当前命题真值的阻力,但终能克服;而“呗”命题真值的实现都是畅通无阻的,其他交互主体无丝毫影响。两者对于命题态度的信念与传达出的不由分说之决断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是否正视其他的交互主体。“嘛”“呗”正视其他交互主体与否还有两处旁证,即上文提到的“嘛”适用于地位高距离远的说话人发言表态,也适合地位低距离近的说话人谦恭撒娇,而“呗”都不行。因为根据 Leech(2014:91)的通用礼貌策略准则,给予对方观点高赋值,则言语行为为礼貌;给予对方观点低赋值,则言语行为为不礼貌。“嘛”正视其他交互主体的观点,如果说说话人地位较高,这是给予听话人面子,有亲和力的表现,赋值是偏高的,是礼貌的。如果说说话人地位较低,在亲近或者套近乎的环境中,相当于回避直接的观点冲突,表面上顺着对方观点,只是补充自己的看法与提议,因而也是高赋值其观点,也是礼貌的。“呗”固有的拒斥多声性,将另外交互主体的观点当作不存在,这是低赋值的表现,是非常不礼貌的,显得要么傲慢要么不敬。可见,无论是对另外互动主体的正视还是无视,都有交互主观性的效应在起作用。我们固然可以说“嘛”与“呗”的对立统一都牵涉交互主观性,即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关注(丁健 2019)。但这势必造成一个困境,既然交互主观性无处不在,涉及交互主观性的解释形同虚设,试问哪些话语成分可以不关注听话人呢?所以如何保证交互主观性理论的解释力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交互主观性理论不应泛泛而谈,而应具体而微,不应抽象建构,而应问题导向。就本文讨论的“嘛”“呗”来说,借助的理论工具多声性、威权性、反意外都可以视为交互主观性理论工具箱之中的具体理论。比起泛泛而谈对听话人的关注,这些理论工具更需要解决的是关注的是听话人的什么,为什么要关注,这种关注怎么样实现的。至少在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当中,多声性是关注听话人及其双方共知的第三方的各种观点,但其本身不涉及到为什么的问题。威权性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即动因问题,也就是当前言语行为及其语用手段最终是争取话语权力,但威权性丝毫不涉及怎么样实现的问题,这也就是反意外学说发挥效力的地方,反意外提供的是手段,一面为肯定/否定多声性提供确信的保证,另一面借助有备性与已知信息促成威权性的实现,从而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桥接在了一起,但反意外仅是手段,既不是关注对象,也不是交际动因。这样就比笼统地用一个交互主观性来应付一切要更有解释力。我们倡导,交互主观性的各个具体理论需要各司其职,在足以概括相关交互现象的前提下,具备专门性的解释功能,克制过度概括的冲动,以开拓出一条交互主观性研究的不断精细化的进路。

五 结语

本文针对“嘛”“呗”的功能辨析,尝试运用多声性与反意外两种方兴未艾的交互主观性学说,力求精细化描述两语气词的对立界面与统一场域,发现这种既竞争又共存的格局是出于争取交际威权性的需要。语言的多声性广泛存在,借助多声性视角可以解释以往纠结不清的难题,但相关手段究竟是显示多声性、利用多声性抑或是对待多声性,其中仍须仔细审视,验证确认。近年来,交互主观性众多理论学说纷至沓来,譬如立场三角、信据力、事件信息类型(A, B-events)、认识梯度、同盟性等等理论,广泛运用于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非常期待交互主观性理论对汉语语言事实展现出更为锐利精准的洞见。

参考文献

- 巴赫金 1988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禹 2018a 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陈禹 2018b “V好”的构式竞争与篇章动力,《汉语学习》第6期。
- 陈禹 2021a 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形义表现与反意外功能——兼论反意外与意外、解一反预期以及反问之关联,《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陈禹 2021b 事态性否定的分化——以“并不X”“又不X”的构式竞争为例,《外国语》第2期。
- 陈禹 2021c 反意外:表轻转“只不过”的语用本质与演化动力,《汉语学报》第2期。
- 陈禹 2023 “反正”的力动态模型:基于反意外与意外的对立,《语言研究》第1期。
- 陈禹、陈晨 2022 个体预期的反意外与无意外:基于构式竞争的视角,《当代修辞学》第5期。
-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崔希亮 2019 汉语语气词“~嘛”的情态意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丁健 2019 语言的“交互主观性”——内涵、类型与假说,《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管志斌 2012 “得了”的词汇化和语法化,《汉语学习》第2期。
- 郭红 2012 汉语传信语气词“嘛”和“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鞠晨、袁毓林 2022 从多声性看外交语言中问句的语义隐涵及其推理机制,《当代修辞学》第3期。
- 强星娜 2008 知情状态与直陈语气词“嘛”,《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强星娜 2010 话题标记“嘛”与语气词“嘛”,《汉语学习》第4期。
- 强星娜 2017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屈承熹 2006 《汉语篇章语法》,潘文国等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山雨禾、赵春利 2021 句末助词“得了”的分布验证与态度取向,《汉语语言学》第2辑。
- 史金生 2011 《现代汉语副词连用顺序和同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唐正大 2019 社会性直指与人称范畴的同盟性和权威性——以关中方言为例,《当代语言学》第2期。
- 王珏 2020 由功能模式出发研究语气词口气及其系统,《中国语文》第5期。
- 王威慧 2021 语气词“嘛”背景信息共识化功能初探,《中国语文》第6期。
- 徐晶凝 2007 语气助词“呗”的情态解释,《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徐晶凝 2008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
- 杨刚、匡鹏飞 2022 从引述到否认:“所谓”的表义条件、历时演变和立场表达,《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袁毓林 2021 从语言的“多声性”看“假装”句的解读歧异,《语言战略研究》第5期。
- 袁毓林 2023 多声性标记“并”的反向并列意义及其历史来源,《汉语学报》第2期。
- 赵春利、石定栩 2015 “呗”的态度取向及其语义基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赵春利、杨才英 2016 句末助词“嘛”的认知与情感的关联性研究,《外国语》第5期。

- 郑娟曼 2018 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第5期。
- Gregory, Michael 1967 Aspects of varieties 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2): 177–198.
- Haspelmath, Martin 2021 Explaining grammatical coding asymmetries: Form-frequency correspondences and predictabil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57(3): 1–29.
- Leech, Geoffrey 2014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al *ma* and *bei*: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refinement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CHEN Yu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final *ma* (嘛) and *bei* (呗) is difficul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in their meanings but the difference in language sense is obvious. It is a difficult task to understand their respective meanings, and even *ma* and *bei*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same interpretation. To verify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a* and *bei*,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distinctive definition an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is integrative and inclusive. An analytic comparison in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 demonstrates that *ma* cannot be replaced by *bei* in the contexts of evaluation, qualitative judgment and ask in retort and that *bei* cannot be replaced by *ma* in the contexts of self-preemptive response, inevitable conclusion and understatement. The polyphony theory helps to unify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direct opposition between *ma* and *bei*, and their essential distinction lies in how to deal with polyphony: *ma* affirms polyphony, while *bei* negates polyphony. Co-occurrence test and supplement test verify that the essential competition between *ma* and *bei* is the division of counter-mirativity mood in the polyphony dimension. The sentence final *ma* and *bei* are unified in the counter-mirativity mood, which rely on the key features of counter-mirativity, and ultimately obtain discourse power in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s through different pragmatic strategies.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represented by polyphony has made efforts for further refinement on solving specific problems of Chinese grammar.

Keywords *ma*; *bei*; counter-mirativity; polyphony; intersubjectivity

(陈 禹 430074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责任编辑 高晓虹)